

阿布扎比 — 董事会和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联合会议  
2017年11月1日星期三 — 格林威治恒星时 09:45 至 10:45  
ICANN60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

马库斯·库墨

(MARKUS KUMMER):

好的。各位，会议现在开始。请会议室里想参加会议的人坐下来，不想参加会议的请离开会议室，到别的地方继续讨论。但他们不听（笑声）。

我是马库斯·库墨，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

艾芙丽，从你开始。介绍一下自己。

艾芙丽·多利亚

(AVRI DORIA):

艾芙丽·多利亚，董事会的新任成员。

马跃然 (GORAN MARBY):

马跃然，ICANN 组织。

玛盾·波特曼

(MAARTEN BOTTERMAN):

玛盾·波特曼，ICANN 董事会。

泰蒂娅娜·拓毕那

(TATIANA TROPINA):

泰蒂娅娜·拓毕那，NCSG，GNSO 理事会。

---

*注：本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转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转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

罗恩·达席尔瓦  
(RON DA SILVA): 罗恩·达席尔瓦，来自 ICANN 董事会。

米尔顿·穆勒  
(MILTON MUELLER): 米尔顿·穆勒，来自 NCUC。

法尔扎内·巴迪  
(FARZANEH BADI): 法尔扎内·巴迪，NCUC 主席。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TAPANI TARVAINEN):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NCSG 主席。

马库斯·库墨: 马库斯·库墨，即将离任的董事会成员。

史蒂夫·克罗克  
(STEVE CROCKER): 史蒂夫·克罗克，也要离任了。

乔安·克尔  
(JOAN KERR): 乔安·克尔，NPOC 主席。

马修·希尔斯  
(MATTHEW SHEARS): 马修·希尔斯，新任董事会成员。

拉菲克·丹马克  
(RAFIK DAMMAK): 拉菲克·丹马克，NCSG 和 GNSO 理事。

卡勒德·库巴  
(KHALED KOUBAA): 卡勒德·库巴，董事会成员。

露丝薇斯·范德朗  
(LOUSEWIES  
VAN DER LAAN): 露丝薇斯·范德朗，董事会成员。

贝基·伯尔  
(BECKY BURR): 贝基·伯尔，董事会成员。

谢林·查拉比  
(CHERINE CHALABY): 谢林·查拉比，董事会成员。

里昂·桑切斯  
(LEON SANCHEZ): 里昂·桑切斯，新任董事会成员。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RINALIA ABDUL RAHIM):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即将离任的董事会成员。

马库斯·库墨:

谢谢大家，我们开始提出实际性建议。和往常一样，我们已经交换了问题，我建议 NCSG 优先，我们先来听一下你们的问题。塔帕尼，谁来提问？

能否把问题显示在屏幕上？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好的。谢谢马库斯。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似乎没有想到的人，所以我来提问。问题是，董事会如何监督监察官办公室的表现，以确保所提交的骚扰投诉得到妥善处理？

马库斯·库墨:

谢谢你的提问。贝基来回答这个问题。

贝基·伯尔:

谢谢。

我们从监察官那里收到定期报告，这些报告会公开。

我们在董事会治理委员会看过这些报告，我们认为可以更详细，更具体一些，所以我们要求监察官提供 — 在不损害投诉人的保密性和隐私的前提下，开始提供更详细的信息。

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在工作阶段 2 结束之后，报告的去向方面可能会发生变化，等等。所以我们正在密切关注。

我们没有听到社群对骚扰投诉的处理方式有任何问题，但显然，如果有关于这方面的疑虑，我们希望能听到。

马库斯·库墨：

谢谢贝基。

这样回答你们满意吗？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我先问一个问题。还有其他人有意见吗？

没有，好的。监察官行为的机密性和监督他们的能力之间的矛盾确实是值得关注的。所以我希望有人能提出更深入的意见，但我不确定有没有可能。

马库斯·库墨：

我认为正如贝基所说，如果我们获得关于投诉类型的更多统计数据就好了，而报告中有点缺乏这些统计数据。报告在这方面很笼统。但我们想看到的是，投诉的性质是什么，有多少投

---

诉，而报告没有说明这些信息。所以我们希望能获得这些信息。

贝基·伯尔：

我想接着说的是，我认为底线是能够跟进 — 能够更密切地监督这方面，我们需要更详细的信息。我们获得的报告相当笼统，我们认为我们需要关于投诉类型、总体解决方式的更详细的信息，在不影响保密性的前提下获得这些详细信息。

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说的是，我们的结论是，我们没有足够的细节来监督特定的投诉领域，我们已经采取措施获得更多的信息，让我们能够更密切地监督。所以我认为我们没有产生分歧。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谢谢。好像乔治想说点什么。

乔治·萨多夫斯基：

谢谢塔帕尼。监察官正在制定一项调查，调查表会发给联系监察官的每个人。这是自愿性的。调查尚未完全制定好，但我们应该能够获得有关向监察员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案件的人的满意度的信息。

---

显然 — 结果会进行汇总，意见也会匿名处理，但这提供了另一个渠道，以便我们从整体上评价监察官计划的成功，也许还能研究可能有助于回答你们的问题的模式。

谢谢。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谢谢你，乔治。

法尔扎内，请讲。

法尔扎内·巴迪： 那么谁来设计调查呢？监察官在为自己的办公室设计调查，调查如何进行？

马库斯·库墨：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是的。看看联系监察官的人们对他们获得的服务是否满意。

法尔扎内·巴迪： 这应该是个独立的调查。监察官不能自我评估。还有监察官。不应该是监察官，应该是监察官办公室，我们一直在说这个问题。另外，关于独立性，我们认为监察官不应该参与社会事件，这妨碍了它的独立性。所以我认为（听不清）这引起了这些问题。

---

贝基·伯尔： 我是否可以 — 我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在关于监察官的工作阶段 2 期间提出的，我们非常期待审查最终报告并获得社群对此的意见。

法尔扎内·巴迪： 没错，但不是调查部分，所以我们认为监察官不应该设计自身的评估调查。这只是我的个人意见。

马库斯·库墨： 好的。我们已经注意到了。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我看到有人 —

马库斯·库墨： 阿莎。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阿莎，艾芙丽，你们要发言吗？

好的。阿莎，请讲。

阿莎·合美嘉妮： 是的，我想赞同贝基刚才所说的。你是监察官工作组的一部分，我也是，艾芙丽也是，大家知道，我们仍然 — 工作仍在

进行中。关于我们如何 — 关于监察官、监察官办公室可能需要或不需要的改变的建议，我们仍在构思和讨论中。所以目前我们要用“监察官”这个词，但是之后我想我们已经在团队中达成了一致意见，即它应该是监察官办公室。

而就调查而言，我会让乔治 — 我想他还想补充一点，但是我也会提醒董事会，我们做的相当不错 — 我们已经询问过咨询公司，我们已经委托了 — 或者工作组已经委托了这项工作，他们也做了一个相当广泛的调查，我想提醒大家，我们已经有了调查结果，并且大家知道，与他们分享了社群对于监察官的反馈。

你们的其他意见，所有公平的意见，都已经纳入考虑范围，或者已经在工作组内部讨论过了。我对这些表示感谢。

谢谢。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谢谢。

马库斯·库墨： 乔治想要补充。

乔治·萨多夫斯基： 好的。谢谢。监察官只是调查内容的一个信息来源。目前，调查将以匿名方式进行汇编，并提交给薪酬委员会，薪酬委员会

---

是董事会的一个机构，负责评估监察官的表现。我的解释有用吗？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好的。米尔顿。

米尔顿·穆勒： 我想告诉大家，我希望我们不会受到干扰，之前的监察官也提交了一项调查，他当时指天划地发誓调查是匿名的，但我给了他很低的评分，他利用 IP 地址跟踪公司追踪到我的锡拉丘兹大学办公室，并联系了锡拉丘兹教务长办公室，（听不清）试图让他们炒掉我。

所以我们对于检察官自行管理可能影响其工作结果的调查，是有一点担心的。

乔治·萨多夫斯基： 监察官并不管理调查。它是个独立组织。

马库斯·库墨： 关于监察官办公室的讨论可以结束了吗？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我认为我们可以 — 我们继续下一个问题，接下来交给米尔顿。

米尔顿·穆勒：

好的。这是关于 ICANN 与内容管制之间关系的问题。实际上，我想修改一下。我想举两个例子，让你们保持警惕，第一个例子是，我们与新消费者保护主管进行了一些对话，澄清了他问的问题。但是，我们可能想取代 — 关于域名滥用的讨论，有时在这些讨论中，我们更多地讨论与域名直接相关的技术形式的滥用，其他时候我们讨论的是非法内容，与域名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总体问题是，是的，我们知道 ICANN 告诉我们，我们相信，当你们说你们不希望 ICANN 参与内容管制时，你们中的许多人是真诚的，但同时我们看到各种压力和各种各样的含糊之处导致了内容监管，而 PIC 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让 ICANN 明确且永久地放弃管制互联网内容？董事会明确承诺这一点吗？

马库斯·库墨：

答案是肯定的，但贝基能详细解释一下。

贝基·伯尔：

那么我想退一步，然后介绍具体细节。

我们刚刚完成了 — 我认为不是“刚刚”，而是我们已经完成了，现在正在学习践行新的章程部分，让它融入我们的基因。

作为这一流程的一部分，作为我们目标设定的一部分，董事会花了很多时间讨论我们应该如何去做。董事会已经决定，我想你们会在最近通过的决议中看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更加明确，非常明确，清楚地表达我们为何认为我们所做的事情符合我们的使命。我们想将这一点提出来，开始与社群对话，确保我们都 — 我们都将使命牢记在心头。我想你们会很快看到一份与社群的讨论文件，要求社群考虑在政策方面采取与它提交的意见或建议一致的行动，清楚地表达为什么它认为这符合使命。

那么，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确保我们所有人都非常清楚地了解 ICANN 的使命是什么，我们清醒地思考我们是否始终遵循 ICANN 的使命。

这可能看上去是一件小事，但我认为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进行过 — 没有进行过有关此问题的对话。

但对我来说，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确保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源自 ICANN 的使命，而这显然不包括内容控制。我认为董事会坚定地致力于履行使命，避免任何涉及内容控制的行为。

PIC — 大家知道，《新 gTLD 注册管理机构协议》中的 PIC 问题是在整个问责机制 — 问责制 CCWG 过程中讨论的重要主题。

社群在流程中达成了共识，尽管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个共识，也就是说，现有注册管理机构，《新 gTLD 注册管理机构协议》中的 PIC 将不受约束。

这是否造成了一些挑战？因为有一些注册管理运行机构自愿提供的 PIC 转向了内容控制。是的。这会造成挑战。这些是我们会遇到并公开讨论的挑战。

但社群对于现有 PIC 达成的共识是他们不受约束。

话虽如此，大家知道，在任何后续轮次中，PIC 都必须符合 ICANN 的使命。我认为我们都不会质疑这样一个事实，即自愿提供的一些 PIC 在这方面给组织带来了一些紧张和挑战。但是，我们真的希望你们能够与我们一起确保在可能时进行明确的对话，就那一点意味着什么在整个社群达成共识。

马库斯·库墨：

谢谢。还有其他问题吗？

米尔顿·穆勒：

喔，我认为这是贝基能给出的最好的答案了。我确实认为会有一些界线问题。

但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听到，将来进入这些领域的 PIC 不会被视作 ICANN 必须通过合规来强制执行的东西。关于它，我们能得到明确的声明吗？新 PIC？

---

贝基·伯尔： 我想这很明确，如果我们有新的 PIC，那么这些 PIC 就必须 — 对我来说，也就是社群理解的那样，新的 PIC 将必须 — 必须符合 ICANN 的使命。

米尔顿·穆勒： 好的。然后注册管理机构本身可能会提供 PIC — 即使不是 PIC，只是政策，让他们能够在自己的顶级域内管制内容。但 ICANN 没有责任强制执行这些承诺，对吧？

贝基·伯尔： 没有。那么比如说，一些注册管理机构正在与组织合作制定解决版权相关问题纠纷的方式。这些不在 ICANN 职权范围内。ICANN 不参与这些。这些是私人安排，私人的纠纷解决安排。

米尔顿·穆勒： 谢谢。

马库斯·库墨： 所以我们的意见似乎是一致的，这很好。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谢谢。还有其他人对此有意见吗？如果米尔顿感觉满意，我想其他人也是这样。

马库斯·库墨：

这很和谐。很好。好的。我们能切换到我们向你们提出的问题吗？能否把那些问题显示在屏幕上？来自 ICANN 董事会的问题。你们目前正在处理哪些关键问题、主题？

第二个问题是：你们的组织对于 GDP 的担忧是什么？

谁来回答，塔帕尼？>>塔帕尼·塔尔瓦伊宁：有人自愿回答吗？好的。我来试着回答一下，我们正在处理的关键问题之一是 GDPR，尤其是在 RDS 工作组中，我们一直都比较活跃。顺便说一下，我在看着你，丝黛芬妮。但你不必说什么。我只是想表扬一下你，RDS 是我们目前议程上的关键事项之一。

我直接跳到第二个问题。之后再回到第一个问题。

因为 GDPR 会 — 隐私是我们的关键使命之一，GDPR 讲的就是这个。还有与此相关的任何事情，以及它将如何影响 ICANN，不仅仅在于 RDS，还有其他问题 — 所以主要的担忧是 RDS。丝黛芬妮，你想讲点什么吗？不想？好吧。

还有其他人吗？泰蒂娅娜？

泰蒂娅娜·拓毕那  
(TATIANA TROPINA)：

好的，没问题。那么，除了 GDPR 之外，我的意思是，我谈的是我们正在处理的话题。政策和问责制。先从问责制开始。我们都知道，工作阶段 2 终于很快就要结束。但是，它仍然是我们的工作重点，我们的一项工作重点仍然是提出我们对于监察

官，对于多样性的问题。人权已经完成了，但这仍然是我们今年的工作重点。当然，我们对于管辖权仍然有一些问题。我们参与起草了报告。

我们还在处理 — 在政策问题方面，我们的确大量关注了内容管制问题和 DNS 滥用问题。

我想感谢贝基明确说明了 ICANN 董事会的立场。

但是我们确实担心，当我们最后说明范围狭窄时，这些关于 DNS 滥用定义含糊不清的讨论，在范围上不会缩小到仅针对技术问题，可能会讨论得太远。

所以我们试着在各处进行干预，并明确指出 ICANN 应该避免内容管制。

这些是我认为应该重点指出的最新情况。谢谢。

马库斯·库墨：

谢谢你的发言。还有什么意见或问题吗 —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好的。法尔扎内？

法尔扎内·巴迪：

所以，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我们也在 — 在我们的利益相关方团体中，我们也在试图让人们了解，我们正在致力于 ICANN

通用域名方面的政策制定。我们不是在拯救世界。我们最近收到了一些人的意见，他们认为我们做的不止是域名政策工作。他们也不参与政策制定，正如我们希望的那样。所以我们希望加强并强调一下，让大家都能很好地了解 ICANN 的使命是什么，我们代表着什么。

我们也参与了管辖小组的工作，我们支持了建议。我们真的非常期待这些建议得到实施。

马库斯·库墨：

谢谢你的发言。有请米尔顿。

米尔顿·穆勒：

就我们正在处理的关键问题列表而言，还要加上人权，因为它适用于 ICANN 政策制定和地理名称，然后加大对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机构内的注册人权利的关注 — 主要是注册服务机构合同 — 我们正在关注这一点 — 可能会为 RAA 中的最终用户提供更好的保护。

马库斯·库墨：

谢谢你的发言。我想知道有没有董事会成员对 NCSG 有什么问题或意见？看起来我们很满意 —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我想让主席拉菲克补充一下我们漏掉的主题。

拉菲克·丹马克:

好的。谢谢。我是拉菲克·丹马克。

我认为作为一个利益相关方团体，我们关注所有 GNSO PDP 讨论。

我认为我们特别关注关于地理名称的工作轨道 5。我们正努力在这个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立场，并让更多的成员参与其中。

我还想指出的是，我们也有成员参与了权利保护机制。除了像 ICANN 问责制这样仍需要完成的工作之外，我们还有很多重要的 PDP 正在进行中。

所以有一些压力，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公众意见，比如说关于 5。这给我们带来了压力，关于如何应对，并在适当时咨询我们的成员。因为其中一些不是由政策而是由员工发起的，比如运营标准或信托基金。

也许是因为我们之前曾谈到了 CCWG。我们积极参加了多样性小组。目前初步报告正在征询公众意见。我们希望社群的所有成员都会给我们提供关于此事的意见。

目前我能想到的是，有很多事情正在进行中。

我想我们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讨论如何管理 PDP 之间的所有工作，也许是对很快就要结束的问责制 PDP。但是，关于我们如何管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包括咨询我们的成员和立场，以及能够回应发表意见的请求。所以 —

---

马库斯·库墨： 谢谢你，拉菲克。

乔安？

乔安·克尔： 我是乔安·克尔。

NPOC 将加入这个讨论。因为非营利组织必须了解的一个问题是，信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来对付他们。例如，在加拿大，存在一个真实的问题，政府想知道是谁在反对政府正在做的事情。他们真的在追踪与他们意见不一致的人。他们搜寻信息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对 WHOIS 信息。

这对于非营利组织来说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参与讨论。我只想接下这个。

马库斯·库墨： 谢谢。拉菲克请讲。

拉菲克·丹马克： 谢谢。抱歉。我是拉菲克·丹马克。几天前，我们给阿克兰 (Akram) 和特里莎·斯旺哈特 (Theresa Swinehart) 发了一封关于 GDPR 的信函。

但我们还没有收到回复。我知道这封信已经被确认了，现在它已经记录在通信记录中。但我想知道是否有任何回复，或者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回复。

---

马库斯·库墨：                    阿克兰在会议室吗？马跃然能回答一下吗？

马跃然：                            非常感谢你的来信。我记得是我要求你发的。所以我收到信很高兴。但是我们还没有回复这封信。我们是在开会前才收到这封信的。但我们确实确认收到了这封信。

但现在重要的是我们参与关于遵守 GDPR 的讨论。重要的是我们有不同的方面。

因为法律本身的特点之一是，它是基于我所说的用户案例。如果你出于什么目的保存或者使用数据，你必须透露故事的两方面。我认为将那方面的讨论记录下来对我们也很重要。非常感谢。我们当然会回复。

马库斯·库墨：                    谢谢两位。好的。

下一个问题。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就这样。我们只能提两个问题。有趣的是，当我们有更多问题时，就没时间了。

我们这边有没有人要提出其他意见？米尔顿？

---

米尔顿·穆勒： 抱歉。我们还在讨论关键问题或主题吗？还是讨论 GDPR？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目前都可以。我们最后讨论的是 GDPR。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请提出来。

米尔顿·穆勒： 我想让丝黛芬妮告诉大家我们对于 GDPR 的一些担忧，以及如何尽量减轻这些担忧。我认为她是我们在那方面的负责人，还有拉菲克。

丝黛芬妮·裴琳： 非常感谢。我是丝黛芬妮·裴琳。

简单来说，我主要关心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那就是董事会何时想明确他们认为自己在 GDPR 之下属于什么角色呢？作为数据控制者？作为共同的数据控制者？我不认为 — 我认为这是你们的两个选择。

然后，我已经 — 我脑海里想到的是我认为更困难的一个问题。很多人知道，RDS 工作组一直有一些倔强。很多反对前进的意见都来自私营安全行业。

现在，私营行业安全行业有很多类型和规模。但是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反垃圾邮件的私营部门组织，他们为大公司打击滥用域名和网络钓鱼以及恶意软件等等。范围相当大。

这些组织目前一直在从 WHOIS 获取数据，他们提出了一个合理的说法，即如果他们不继续从事他们正在做的工作，互联网就会崩溃。

问题是：如何真正认可这些团体、个人、参与者，以便他们可以收到数据？这看起来是什么样的呢？因为它看起来不像是授权状、传票或法庭命令，或者通常可以通过 MLAT 获得的任何东西。所以我认为这是 ICANN 多年来一直没有解决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我能想到的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这些团体聚在 ICANN，制定质量管理标准并根据其规范进行认证。这是目前我所想的。我不知道我的同事是否准备好让我在公开场合谈论这个问题。但是当你们问到时，这些就是答案。

马库斯·库墨：

谢谢你分享你的看法。董事会也在考虑很多，但我们还没有答案。

但贝基，你能不能先给一个答案？

贝基·伯尔：

实际上我认为，如何确保那些有正当理由的人能够访问 WHOIS 数据，并尽可能减少摩擦，可能需要某种形式的认证系统。我也承认这是个艰巨的任务。

---

我认为这不是一夜之间就能想出来的，当然我认为需要求助于社群，以确保我们能够获得集体创造力，如何用尽可能多的设施来解决可能是非常困难的问题。

马库斯·库墨：

谢谢贝基。

史蒂夫？

史蒂夫·克罗克：

听到这些我感觉很兴奋。丝黛芬妮，我认为你描绘的情景非常正确。

下面是我对认证问题的回应。毫无疑问，必须有一些机制和流程等等。我们在这类事项方面有大量经验。我认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提前制定好所有规则，并尽量制定正确的规则。另一种是开始嵌入规则。

两种方式都有其缺点。如果试图建立所有规则，然后继续前进，首先，这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而且建立的规则不是完全正确的。可能会出现错误，比如可能太严格，或者流程中有错误，等等。

另一方面，如果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开始，那么会遇到其他的错误。所以说会有错误。问题是：什么是最有效的方式？我们是否要以务实的方式去做，认识到我们必须不断地关注会产生什

么危害，以及如何建立越来越多的程序。还是说我们首先要以“不造成危害”作为绝对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会因为缺乏制度和更多拖延而造成相当大的危害。

我的经验是，关于后者 — 我的偏好来自经验，根据我的经验，你取得了许多进展，做了一些事情，犯了一些错误，然后建立必要的程序。但我认为这可以为这些讨论提供一些信息，关于前进的标准是什么。正如我所说，如果我们的前进标准是在我们做任何事情之前先做到绝对正确，那么我们就绝对错了。而另一方面，我能感受到，人们担心，如果我们陷入困境，就会出现一定的混乱。我们必须确定这些之间的舒适程度。

丝黛芬妮·裴琳：

我也许能够回答这个问题。非常感谢。我是丝黛芬妮·裴琳。

对我来说，在“不造成危害”类别之下，我确实认为不应该把成本转嫁给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机构。我认为获取数据的参与方应该承担成本。我也担心会出现反竞争的势力，因为大型组织能够负担得起 ISO 认证，而小型组织不能。这就给了 ICANN 发挥作用的机会。

但我也很担心，如果 ICANN 是经纪人，它就必须阻止内容。一旦开始针对私营部门参与者获取数据来运行原则和认证流程，就会遇到问题，会有内容问题找上门来。

---

所以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退休项目，史蒂夫。

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帮忙。

史蒂夫·克罗克：

我再提一个角度，就是说，ICANN 是否有必要处于其中，而不是社群中其他形式的相关组织？我的意思是，是的，在某种程度上 ICANN 是不可避免地要参与的。但有一个程度的问题。

我现在想起来，你在开始问的时候，提到了来到 ICANN 工作的人们。但我很容易想到有关各方在 ICANN 之外的其他论坛上聚在一起，很多人都这样做。我的意思是，除了 ICANN 之外，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的参与者。

丝黛芬妮·裴琳：

我也许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我是丝黛芬妮·裴琳。

我担心 — 我认为 ICANN — 显然这是 — 我们仍然处于这个问题的头脑风暴阶段。ICANN 可以发挥作用，确保像公民社会这样的组织能够参与，获得问题的发言权。

私营行业的监督工作目前正在由私营行业进行。我们没有一席之地。我们想要一席之地。ICANN 的职责是确保所有这些方面的竞争力。可能必须有一些交叉补贴，确保小型参与者能满足这一点。

正如你之前所说，我们在采取更正式的行动之前，可能会有一套实施规程。这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做成的。

我参与了一些 ISO 影子团队，我了解这些事情需要多长时间。但是我认为最终应该是 — 我们需要将这一点转移到现有的结构中，而不是白费力气做重复工作，完全以 ICANN 的风格来做。所以这就是 ICANN 经纪之间的平衡，确保我们按照多利益相关方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并使之满足我们的 GDPR 合规性。

但是我认为，回到 GDPR 合规性问题，如果我们真的开始着手去做，这对于和数据保护专员进行讨论非常有帮助，因为这是一个问题。谢谢。

马库斯·库墨：

谢谢。我想，大家普遍认为这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

[笑声]

现在还处于初期阶段，我们仍处于头脑风暴阶段，只是想弄明白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我想问问马跃然能不能解释一下 ICANN 组织在其中的立场。

马跃然：

谢谢。谢谢。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这点。这是 — 你所做的区分很重要，因为我们谈论的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一个实际上是

遵守法律，另一个是政策工作。我们需要非常 — 我们需要确保将这两件事分开。这两个问题很容易混淆在一起。然后，社群有绝对的权利和义务为将来的 WHOIS 制定政策。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一个合规问题。这是一个合规问题，是两方面的。其中一个合规问题与法律本身相关，DPA 有最后的决定权。他们没有第一决定权，因为这最终会在欧洲法庭结束。另一方面是缔约方机构与我们的关系以及他们遵守合同的情况。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做的是，首先，要求提供用户案例，因为根据法律，你必须解释为什么你拥有数据，以及你将数据用在哪儿。社群中有很多人参与了，我非常感谢他们。

我们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拿着这些数据去找外部律师事务所 Hamilton，写一份初步的报告。

我们现在要求任何人提出法律问题，因为再说一次，这是合规性问题，提出法律问题，我们会将这些问题提交给 Hamilton 律师事务所。我们会采取透明的方式，让你们看到问题。我们还会将答复告诉你们。

同时，我们实际上将所有这些用户案例都发给了 DPA，供其参考。我们没有期望他们拿出任何答复，因为他们很难在法律上对任何问题给出正式答复。在欧洲环境中，DPA 很难提出建议。

我们还收到 — 我不太确定是否正式收到荷兰 DPA 的答复。我想我们有一份他们在某个合规案例中撰写的文章。

所有这些都越来越清晰地回答特定问题，例如 ICANN 是数据控制者还是某种程度上的数据控制者。

因为这是一个合规性问题，与 ICANN 组织非常相关。但我们决定开放下一个阶段。如果我们是数据控制者，我们也必须要合规。这意味着我将与你们分享几种不同的模式，我们如何认为我们可以合规，然后通过合规流程向社群征求意见。

其中之一可能是你们正在讨论的那个。我正在引导 — 我不是律师，但他们告诉我，我必须始终说“如果”。这将给社群第三次加入机会。

我也与所有 SO 和 AC 领导层进行了交谈，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这个结构的一部分。我有时也会要求提供信息，因为我认为这很重要。

之后，我会做出关于合规的决策，因为这是我的责任，因为我必须遵守 GDPR 本身，但是我也有 — 当我们说我们会遵守法律的时候，我们的估计是，这也是我们如何与缔约方机构进行合作的基准。我们不能有两种做法。我们不能 — 如果我们是数据控制者，我们不能有两种区别做法。

之后可能是如此，因为欧洲的法律结构 — 欧洲的 DPA 是独立的。因此，可能 DPA — 即使法律规定这是标准，可能 DPA 一开始也会有不同的法律解释。

如果缔约方机构有强大的法律案件，他们可以通过现有的政策来找我们，并索取你们可以轻易控制的弃权书。我们的合同绝不会凌驾于当地法律之上。我们必须尽快这样做。

所以在接下来的一周，我们会将下一轮问题发给 Hamilton 律师事务所。你们将会看到问题，也会看到对这些问题的答复。这是个真正的进步。

我们本来是想早一点的，但是很多不同方面的人提出他们需要一些时间来提问 — 来设定问题。

目前，我们也收到来自社群不同部分的法律分析。

我知道我的发音不准确。谢林总是说我英语不好，但没关系。我认为这就是多样性。

这就是结构。其次，这方面的情况还不明确，社群应该如何处理今后的政策问题，因为如果我们知道所有的假设都是我们必须这样做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不能遵循来自社群的政策，而我刚好觉得这不是个好主意。因此，从政策的角度来看，社群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就变得很重要，因为欧盟同其他国家一起代表 28 个以上的国家 — 我认为这发生在 32 个国家，这是整个世界的一个很大的组成部分。我认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讨论。

这些就是我们尝试采取的方式。我们将采取与之前稍有不同的方式。但我认为，如果 ICANN 是一个大家庭，社群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 他们应该能够发表意见，即使在这种合规性流程中，也应该能够发表意见。

我非常高兴，你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情，那就是数据的使用和数据隐私，因为在很多时候，我们希望拥有隐私，但也希望减轻 DNS 滥用等问题。它们来自相同的信息。

你们中的一些人很了解我们在内部进行的名为 DAAR 的项目。之前曾经叫做 DART。我想现在叫 DAAR。我们并没有任何其他其他人没有的数据。我们并没有其他人没有的信息数据库。所以在那个我知道很多人感兴趣的项目中，我们受到了影响 — 我们缺乏 — 如果我们得到的信息较少，我们 — 我们也会遇到问题。这就是你指出的一点。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它成为了一个用户案例，如何使用数据。所以我们拥有的用户案例越多，对我们就越有帮助。

我不能说今天我 100% 确定我们会共同制定什么解决方案。但事实上，我在本周之后会越来越有信心。而且这再次表明，在涉及到问题时，ICANN 的大家庭真的可以让人们聚在一起 —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跃然，我可以打断一会吗？你还有其他问题要讲，但有人要离开了。我要交给 — 法尔扎内很快就要走了。

- 
- 法尔扎内·巴迪： 抱歉。我们得到中间去讨论管辖权，所以这很重要。
- 我们在讨论合法用途时，总是忘记我们是如何定义“合法”的。
- 当然，在我们的讨论中，我们讨论了执法。但在有些国家，执法状况很差。这在很多 WHOIS 讨论中被忽视了。在一些国家，通过执法，人们被起诉，维权人士被起诉。在这些情况下，可能会确立 WHOIS 的使用。
- 另外我想说的是，我是 NCSG 的新任主席。在 NCSG，我们有 600 个成员和约 180 个组织。他们来自公民权利和公民社会的倡导团体。我们希望能够使这些组织和个人更加积极地参与政策制定。我承诺我们会让他们为我们工作。
- 米尔顿·穆勒： 在跃然发言之前，我想先讲几句。
-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好的，米尔顿。
- 米尔顿·穆勒： 我们曾讨论过这个数据的用例。我认为这是一些 RDS 工作组正在反其道而行之的事情之一，人们在谈论所有对数据感兴趣的的不同选区，以及可能的所有使用方式。

但是这从根本上忽视了数据保护法的关键方面，即：WHOIS 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为了明确区分，你可以说，执法机构使用 WHOIS 数据。但是，如果 WHOIS 数据的目的是为了便于执法 — 实际上我针对这个问题询问了 I.P. 社群中的一些人 — 那么当你注册一个域名时，如果你必须输入你的社会保险号码、生物识别码、照片和其他类型的个人识别信息，这对于执法部门来说是非常有用的 — 但 WHOIS 的目的并不是便于执法。那只是数据的辅助用途。因此，我们必须对数据的目的有一个明确的、符合使命的定义，而不是将我们的问题放在用例上。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谢谢。

史蒂夫·克罗克： 抱歉。上一次我了解到的是，大概是四十年前左右，WHOIS 的目的是允许与连接到 ARPANET 的分时系统的管理员联系。也许这不再相关。很难建立起联系 — 我的意思是，我所指出的是，我不认为有人提供了详细信息，说，在如今的世界里，WHOIS 的目的是 XXX 或者其他什么，所以这方面有一个很大的差距。

---

米尔顿·穆勒： 实际上我们做过。我们十年前做过。我们针对 WHOIS 的目的启动了一项程序，实际上我们提出了一项来自 GNSO 的共识建议。

史蒂夫·克罗克： 这项建议是否得到了采纳，并通过 IETF 正式实施？因为 WHOIS 要比 GNSO 广泛得多。

马库斯·库墨： 艾芙丽想回答这个问题，请讲。

艾芙丽·多莉亚： 我快速讲几句。那是个多数决定。我们没有达成完全共识，正因为如此，它并没有继续下去。

米尔顿·穆勒： 根据 GNSO 的程序的定义，它属于共识，有三分之二 — 绝大多数 — 理事会的绝大多数人同意。

艾芙丽·多莉亚： 我想我们要检查一下。我认为只是多数决定。

米尔顿·穆勒： 我非常肯定。我当时在理事会任职。

---

艾芙丽·多利亚： 我也是。

米尔顿·穆勒： 它没有得到实施，因为 GAC 不喜欢它，这是个问题。

丝黛芬妮·裴琳： 无论如何，我认为艾芙丽说的没错，米尔顿。它只是勉强出线。RDS 委员会现在的情况完全一样。有些人倾向于技术用途，有些人倾向于广泛的其他用途，这有利于对互联网稳定性的广泛解释。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不会很快得到解决，人们应该给查克·戈麦斯 (Chuck Gomes) 再颁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精神奖”，因为他作为委员会主席名至实归。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谢谢。还有几个人想要发言。我们没有多少时间讨论了，但至少记录一下。也许可以留待进一步考虑。拉乌尔。

拉乌尔·普伦默： 好的。我想回应跃然对于 ICANN 是否是数据控制者的看法，我认为实际上是毫无疑问的。例如，ICANN 启动了一个“开放数据倡议”，仍处于早期阶段，但是如果数据不能开放，它就不可能存在，对吗？实际上，我也想利用这个时机来询问 ICANN 存储的数据主题，因为到那时我们很难处理 ICANN 的开放数据，因为我们甚至不知道它存储的所有数据的类型。

---

塔帕尼·塔尔瓦伊宁： 谢谢拉乌尔。拉菲克。

拉菲克·丹马克： 谢谢。我是拉菲克·丹马克。我想问一下跃然 — 他介绍了很多关于（听不清）GDPR 的最新情况，我想问问任务组的状态，创建的 GDPR 任务组的状态，因为我们不太了解现在的状况，而且它的未来也不明朗。另外，我还想问一下，上个月本应在布鲁塞尔与数据保护机构举行的会议，后来被推迟到无限期。我想提出这些问题，希望之后能得到答复。

马库斯·库墨： 谢谢你提出的问题。贝基，你能回答其中一些问题吗？

贝基·伯尔： 我们 — 特里莎·斯旺哈特 (Theresa Swinehart) 和我去了香港的国际数据保护机构会议。我们参加了由欧洲委员会组织的一个小组会议，但有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数据保护机构参加，包括欧洲，包括美国。在那里，我们主要借此机会谈论了我们所进行的演习 — ICANN 已经开展了收集用户案例的工作，以便我们可以获得进行比例分析所必需的信息。换句话说，我 — 我称之为用户案例，对于团队中的软件开发人员来说。但作为这类用户，我需要这些 — 我需要出于以下目的访问这些数据元素。其中的理念是，你会采取这种方式 — 并进行平衡，看看个人在隐私方面的基本权利是否超过了目的，即在此提供的

合法目的。所以我们 — 那是 — 那是一个必要的演习。除非你收集了这些数据，而且阐述了有明确的目的，否则你无法达到目的。

我们还借此机会在很大程度上与一些数据保护机构进行了私下对话，目的是试图让他们帮助我们公开讨论如何将比例测试应用于各种不同用户案例。

遗憾的是，我们并不是很成功，这也不是完全意外的。我们遇到的数据保护专员的观点主要是，我们会弄清楚，如果你错了，我们会告诉你。我认为，对于任何领域的监管机构而言，这种回应并不令人意外，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确实非正式地确认了前往哥本哈根的数据保护机构对 RDS 工作组的意见，这与 Hamilton 的建议是一样的，荷兰的数据保护局最近表示，很难证明 — 这是对它们所说的非常客气的描述 — 很难证明将 WHOIS 数据向出于任何目的的人公开是合理的。但我们没有与他们进一步探讨此事。我们也谈到，GDPR — 它在五月份从现在的咨询机构变成权威机构，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而且 — 我们谈了一些有关 GDPR 的规定，这些规定让你能够带着一个提议的行为准则来到董事会，并从中获得一些普遍的认同，从而解决一些问题 — 不同成员国之间的各种不同的方式，数据保护机构可能要考虑这一点 — 在我们的背景中。

现在，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为我们现在显然必须 — 现在我们参与的是合规演习，但是最终还是要有一个政策制定

流程，然后才能继续下去。ICANN 的政策并不完全是一个行为准则，但它有一些有趣的应用。关于这一点，我们确实进行了一些有意思的对话。我没有参加在布鲁塞尔的对话。我想，约翰、特里莎、阿克兰和跃然都与欧盟委员会的不同部门进行了各种会议。我认为可以这么说，欧盟委员会还在内部 — 就 GDPR 对于 WHOIS 的意义进行内部讨论，这在短期内并不会成为特别有启发意义的讨论。而且，目前欧盟委员会虽然在数据保护委员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但 GDPR 的实施将由个别成员国的数据保护机构来执行。所以无论委员会说什么，都是重要且有趣的，但没有回答如何执行的问题。

我认为，我们确实设法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这是一个实时的问题 — ICANN 社群，ICANN — 在其与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的合同关系中，ICANN 正在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它正在投入精力和注意力，致力于找到一个符合 GDPR 的解决方案，促进 WHOIS 数据的合法使用。

那些对话还在继续。我们确实有一位 DPA 参与了，我认为这公正地描述了荷兰数据保护专员的行动。我们的目标是能够得到权威的意见，我想，无论它是外展工作还是其他工作的成果，我们现在似乎已经得到他们的关注了。

马库斯·库墨：

谢谢贝基提供的全面介绍。希望拉菲克对此满意，并了解到了更多信息，正如你所看到的，幕后有大量工作正在进行。但我

---

们还处于开端。很显然，我们正在努力明确前行之路。好了，我们的会议就要结束了。史蒂夫，这是你最后一次与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开会，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史蒂夫·克罗克：

我会想念这些的。但更重要的是，正如我所喜欢说的，这些参与是进行坦率和坦诚的讨论，并达成实质性成果的机会。这次会议的第一部分进展得很顺利，大家似乎对一切都意见一致。但我设法 — 我想我们设法穿插了一些缜密的对话，这很好。所以我认为一切都掌握得很好。我认为 NCSG 掌控良好，而且我知道当我离开的时候，董事会也会掌控良好。感谢大家。

马库斯·库墨：

谢谢。谢谢史蒂夫，让我们给他热烈的掌声。

[鼓掌]

我再说几句，这也是我的最后一次会议了。我完全同意。我认为能够在 ICANN 大家庭中听到你们的声音非常重要。让非商业性利益相关方团体参与，让我们听到公民社会的声音，这很重要，ICANN 大家庭足以容纳你们。在董事会任职是一种荣幸，与你们交往也很愉快，希望我们保持联系。谢谢。  
会议 —

